

# 軍事發言人甘苦談

(本文插圖刊第6、40、41、42頁)

●張彝鼎遺著·趙國材恭校

說話容易，當發言人可不簡單，尤其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前後，做軍事發言人，真是困難多多。

張彝鼎先生曾經是一位最受記者敬愛的軍事發言人。他具備了充當發言人的要件：(一)得到長官的充分信任；(二)了解記者們的需要；(三)先了解實情；(四)避免捲入內部爭執的漩渦。

充當軍事發言人，一方面要代表軍事首長和國防部發言，解釋政令、傳遞資訊，塑造首長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實際戰爭狀況，即席回答任何突發性問題。維持與中外記者的良好關係，萬萬不容欺騙、隱瞞或敷衍，既要憑誠信贏得尊敬，又要避免把戰敗的壞消息和盤托出，以免影響民心士氣。

從張彝鼎先生這一篇「軍事發言人甘苦談」中，我們可以了解、體諒並認知發言人應當不欺騙中外記者，又要兼顧國內

外環境，機智地回答問題，智慧地化解危機，以贏得中外人士的讚譽。

趙國材謹識

## 發言需要卓越技巧

民國卅六年，行政院善後救濟分署工作結束。同年，軍事委員會撤銷，改設國防部，政治部緊縮編制為政工局。我重返國防部任政工局副局長，時鄧文儀先生任局長，我協助鄧局長分担一部分軍事發言工作。由此開始，從南京至廣州，而重慶、成都，以至台北，大多時間，均兼任軍事發言人。直到接任總政治部主任後，經過一段時間，才由國防部另設發言人辦公室。

抗戰勝利初期，政局尚未穩定，一則新聞的發佈，往往引起多方反應，不得不慎重。不久，適逢中共佔據中國大陸，我海內外軍民同胞，無不竭力奮鬥，決心光復國土。美國當時雖為我國盟友，然為顧及國際間複雜之關係，只願協助我防衛台灣，却不熱心于助我反攻大陸。當此身負軍事發言之責，一方面既要鼓舞、激勵國內外人

士支持我國光復大陸之決心，且不影響我與美國之友好關係；另一方面顧慮發言後對台灣、對大陸、甚至對千千萬萬海外華僑所產生的影響。要面面顧到已非易事，更要達到盡善盡美，不顧此失彼，更是難上加難。

軍事新聞首重敵情，如何代表軍方，作正確的發言，使國人不苟安現狀，缺少警覺，又不敢驚駭惶恐，朝夕不安，要作到「恰到好處」真不容易。中央政府初遷台此時，一切建設尚待規劃，必須政局安定，才能吸引更多海內外投資，發展經濟，鞏固國力，因此，免不了極力宣導，但又恐過度宣傳，國人易生苟安心理，漸至麻醉，失去先前同仇敵愾的熱情，反而進入醉生夢死，處之泰然不知敵人就在對岸，違背了我們宣傳的用意。因此在我任職總政治部期間，從事指導宣傳工作，盱衡時事，頗覺棘手。

記者常常問我，對岸的敵情如何？我若講的大嚴重，以一個軍方發言人的立場，回答說：「情勢十分緊張。」可預想國內的經濟，馬上會受到報導的影響，甚至陷入混亂不安。若考慮以輕描淡寫，讓國人深感其生活在安和樂利之中，又

恐鬆懈了國人的警覺性。所以發言的適當，是需要卓越的技巧。

有一段時期我對中共駐防台海對岸部隊，總較和緩描述。某次，蔣中正總統召見我：「你發表的言論，好似我們正過太平日子一樣，如此鬆懈了大家的警覺，是不是對呢？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中說過：『殷憂啓聖，多難興邦，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你不要忘了國家正處非常時期，要經常提醒自己。要多看看國父遺教。」

陳誠副總統也指示我，我這個發言人缺點很多，並建議我多多向黃少谷和陶希聖兩先生請教。有時記者的發問，是突如其來的，容不得我慢推敲，只有靠自己當機立斷。由於陳副總統的關懷，我後來參加黃少谷主持的「中央宣傳會報」，使我獲益良多。

### 這個笨蛋太老實了

在我擔任發言人時，記者詢及的問題，多屬軍事與治安有關的事，較不複雜，容易應對。美國中央情報局就不同了，常常提出問題，要我處理。記得，民國四十三年，我在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內，美國中央情報局突然來了四、五個人，同我討論一個問題，大意是：美國願意對於中國大陸第一架起義駕駛機來歸的空軍懸賞獎金新台幣十萬元。他們說，只要我用蔣中正總統的名義發表此一消息，美國願意拿出十萬元做獎勵。

我窺其意，此時不正臨尼克森副總統訪華之期，美國必定是爲了尼氏的安全問題，唯恐中共空軍之圍擊，而希望藉這條新聞的發佈，嚇阻中

共對其飛行人員加以控制，不供給足夠的汽油，中共飛機就無法飛抵台灣；如此一來，尼氏正可安全抵台。我明白這個問題的真正內情，我告訴他們說：

「只要你們不用蔣中正總統名義發佈，而願意拿出十萬元，大致可以商量。」我接着說：「一方面我要請示參謀總長彭孟緝，如果他同意了，我再打電話給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他也會同意的。」

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認爲這還不够，要我請示蔣中正總統明令公佈。我猶豫了一下，接着說：

「總統這時不在台北，我只能報告參謀總長，轉呈總統，至於總統同意與否，我沒有把握。」

然而這些人堅持要蔣先總統在近日內發佈，因爲尼克森就要來了。我說：「萬一趕不上這幾天呢？」他們搖搖頭：「上方的命令，要這幾天之內發佈，若無法請貴國總統公佈，我們得再考慮。」這事雖令我爲難，倒還未帶來太大困擾。可見美國對我們的發言人也不是沒有要求的。

記憶中，使我深受其苦，最感苦惱的，是大陸甘、青、川邊境的反共游擊活動。這項活動我政府經常予以補助，因路途遙遠，補給困難，美國中央情報局同意支援，並供給部分軍火、交通器材與醫藥物品。不料消息外洩，一名外國記者發出了此一新聞。美國情報人員紛來責備，齊向國防部長鄭介民說：「你們的新聞記者太不仁道了，你們的空軍遠征大陸，臨危受命，任務重

大，豈可隨便洩露，中共知情後，必派空軍襲擊，這一消息的發佈十分不智。」

他們不說消息是美方洩露的，反說是我方洩露的。事後，鄭介民找我談，我表示一無所知，並推測可能是美方洩露的。由於美方事前已通令情報機構，對於此項支援只許做而不許宣傳，遂堅持要我政府否認該新聞發佈之不確。我當時是總政治部副主任兼軍事發言人，鄭介民問我可不可以否認。我請示了蔣主任經國，他指示我：「對大陸的問題，就聽鄭介民的意見，鄭介民考慮很周全。」

我與鄭介民商量，他說：「如果我們否認之後，美方又不滿意，豈不更麻煩。最好要他們撰擬一份文稿，交我們宣佈就是了。」後來美方寫了一份簡單的文稿，交由鄭介民轉交我發表。

爲此，我很謹慎，乃再度就教於鄭介民。他要我徵詢蔣經國主任的意見，蔣主任仍舊指示我由鄭介民作主。研究結果，鄭介民說：「美方既然這樣寫了，不發表也不行。」孰料消息一發，輿論譁然，多方責備，使我成了海外華僑批評的目標。

「華僑之所以願意支持我們，是因爲國內同胞的努力不懈，即使身陷大陸，仍然游擊抗共，他們願意盡力支助。」

「國人自己做不到，外國人既然願意支助，你不講也罷，何必否認？」

「你這個發言人好笨，我們政府難道找不到一個好的發言人嗎？找上這個笨蛋，太老實了，這種事用不著這麼老實，不是你講的，你不否認

就是了，你却偏要否認。」

那時，政府發言人沈昌煥，批評得比較客氣。僑務委員會雖沒有責問此事，但却有人打電話給外交部長葉公超說，我這個發言人要不得，我向葉公超解釋，他說：「總是你不對！」當時，我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我只好講笑話說：「千不是，萬不是，都是小生不是。」因此，不禁令我想起陳布雷所說的話：他說發言人要顧及國內、國外華僑與國際人士的反應，是何等地不容易。

往昔，陳布雷傳授我們的秘書工作要領，我只覺十分有趣，却未能領悟其中道理，自然也體會不出它真正能夠引導我的地方。及至我擔任軍事發言人，始深深了解話中的涵義。

### 是不是毛澤東病重

早先我在廣州，任職國防部政工局，一名來自香港的記者告訴我：香港謠傳，中共派人前來此間，欲接名中醫張簡齋往北平。記者們紛紛問我：「是誰病了，你對此事的看法如何？」其間，有位記者答腔：「毛澤東好久未見報了，是不是毛澤東病了。」

「是不是患重病了。」  
「是不是病重得快死了。」

北平並非沒有醫院，何況當地尚有許多留美訓練的醫生，醫術也不差。但若要看西醫的話，俄國人會說俄國的西醫要比美國優良。不過，據傳俄國西醫身負兩大任務，一方面是治病，他方面是執行命令。我推斷，毛澤東當真是病了也絕

不會貿然請西醫，唯恐史達林派了一名俄醫，解決了他的性命，所以中共不惜出高薪，派人來香港延請醫生。

於是，我說：「很可能是病了。」

「毛澤東是大病還是小病。」記者們緊迫盯人的追問。

「可能病得相當嚴重。」

「會不會已經死了？」

「這個，還不敢講。」我不作肯定的答覆。

「死了，一定死了。」大家交頭接耳，異口同聲毛澤東死了。

事後，記者紛紛相傳，說軍方發佈：「毛澤東已經死了。」

我辯解，自己並未肯定答稱毛澤東翹辮子，只說：還待查證。那曉得翌日香港各報，大登特登，說毛澤東死了，新聞刊出後，中共並無反應。過了幾週，有關毛澤東的報導又再出現在香港各大報；此後一段時期，新聞記者們不再相信我的發言。

身為軍方發言人，對戰場上的情況也許瞭若指掌，對敵後的情況，則部分得靠判斷與經驗。許多記者，不曾到過大陸，對那邊的地勢，民情風俗，無法深刻了解，於是，都得聽我分析，先前我發表的言論，他們都照登。

雖然軍方發言人不易為如此；但苦樂相間，有時候，判斷正確，大家擁護你；發言失敗，大家詛咒你，此亦人之常情。

### 電話不斷睡不安寧

我半生戎馬，戮力國事，迄今回憶，經我研判而成功的發言，亦不在少數。某年夏天，中共正部署企圖進兵西藏。事前，外國記者咸認共軍並無足夠力量，或根本不預備進攻西藏！我却肯定的宣佈這個消息，並根據兩點跡象共軍可能入侵的時間。

第一：據大英百科全書記載，西藏位居中國之西陲，為世界第一高原，地勢險峻，氣候異常嚴酷；每屆冬季，冰風凜冽，河渠冰凍寒泊難堪；漫天雲霧繚繞，視線不清。一至夏季，冰雪融化，谷道積水，泥濘不堪，行軍困難。故只有在夏秋之交最適合進兵，行動也最方便。第二：我方情報人員獲悉，中共正由北平向南運送大批冬季作戰物資，俗諺有云：「藏人身穿羊皮衣，一年四季不可離。」

然而此時正值炎夏夏日。據推斷，華中華南一帶還用不着在寒帶作戰所需的皮衣，唯有東北西藏用得著。

不久，果然在預測時間內，從印度爆發出中共進兵西藏的事實，這麼一來，我的聲譽大振，外人無不刮目相看。美聯社、合衆國際社讚不絕口，齊稱：中國人的判斷真高明。此後好長一段時間，我的話可謂一言九鼎，名噪一時，深得新聞界的信賴。

當時記者發問，並無固定時間，逢到問題，不管深夜或凌晨，都不放過。經常才剛睡著，電話鈴「譁！」的響了，一談完，正準備躺下，電話又來了，令我整夜睡不安寧。有一次，我下了最後通牒：「讓我睡睡吧！你們不該不分晝夜

打擾我。重要的事情可以問，不重要的事，請勿打擾，讓我好好睡個覺吧！不要老打電話來。」

其後，某家日報刊出一幅漫畫，把我畫成一個沈睡的老頭子，留著一對下吊的八字鬍，頭髮兩三根，很辛苦的模樣，算是對「發言人之辛苦」的寫照。

### 我有了解圍護身符

自民國卅八年身任軍事發言人以迄今民國四十四年止，七年之間新聞記者為搶新聞而洩露我原先聲明不應刊登的消息，雖使我倍感困擾，然他們對我深厚的友情，亦不容置疑。因此在某

一次場合中，記者要我發表意見，當時政府發言人沈昌煥也在場，我每遇難題常向他討教。那天，他告訴我四個祕訣，一、是沒有意見，二、是不置可否，三、是無可奉告，四、最後是聽你說。我才知道。沈昌煥傳授這四個祕訣，我得到了解圍的護身符，令我受用無窮，感念難忘。

# 聖文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為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三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聖文書局 代售 孫奕材名著兩本

梨園譚叢 定價新台幣叁百元

要目有：演藝異趣、譚國劇的不合情理，國劇界存在的問題，論評片羽等篇。

梨園風采 定價新台幣叁百元

要目有：古今伶人多才藝、菊壇問題誰關心，論評褒貶多中肯綮。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  
聖文書局 帳戶